



(本版插图依托AI技术绘制)

春日圩市

陈理华

潭阳最热闹的去处，莫过于北门圩。圩市像一条涌动的河，人一汇入，便没了独行的疏离，成了潮水的一部分。人最多时，脚步由不得自己，只被人流托着往前。目光扫过两旁琳琅的货摊，连空气里都飘着一层春日的愉悦，厚厚地裹着人间的烟火气。圩沿着一条直路铺开，足有二里长，最宽处藏在立交桥下。那里连绵的彩棚搭出个巨大的画廊，红、蓝、黄的篷布交错，将天光剪成细碎的光斑。阳光漏下来，软软地落在人脸上、菜叶上，在每道褶皱与每颗露珠上，晕开一圈毛茸茸的暖。人影在光与影的缝隙里缓缓流动，节律藏在每一处驻足与询价之间——静立的，如岸；涌动的，如流。

风里裹着四面八方的吆喝。春日的圩，与年下的喜庆不同，浸着的是一股子勃发的生气。农人忙着备耕，菜苗摊和铁器摊便成了最旺的所在。铁器摊前，摊主常举起一把锄头或柴刀，用力敲打，“哐当”一声脆响，震得空气微颤，以此衬托铁具的坚韧。有经验的农老蹲在摊前，侧耳听那响声的余韵，从清浊里辨厚薄；手指反复摩挲锄头前端的利钝，目光如尺，量着分寸。低声的议价嗡嗡作响，像春土里苏醒的虫鸣，成了这圩市最踏实、最温暖的底子。

菜苗摊则是另一番光景，绿得逼人眼。青菜苗、茄子秧、辣椒棵、南瓜藤，齐齐楚楚地码在竹筐里；芋种鼓着紫红的芽，土豆块裹着潮润的泥。城里人也来挑，潭阳人骨子里的勤快，让他们在楼缝、河边、角角落落显出小片土地。蹲在摊前的人，指尖轻触那柔嫩的叶子，细心地问怎么栽、何时浇。挑好了的，用大片蕉叶托住，草绳松松一系，小心地放进篮子或布袋，像是捧回了一兜子春天，要稳妥地种进自家的日子里去。

诸多吆喝里，最勾人的还是春笋。地道的潭阳春笋，须是数里外山槽里刚拱土的，还裹着湿黄的泥，带着山气的清冽。老农随手拿起一根，用刀背轻磕笋壳，再顺势一旋，嫩白莹润的笋肉便露出来，一股清甜的香气瞬间炸开，勾得路人不由驻足，仿佛舌尖已尝到了那口脆生生的鲜。圩市里，最让我心头一软的，是街角那个安静的竹编摊。筐、篮子、菜架、米箩，每一件都打磨得光滑，泛着竹皮经年的暖黄。小时候，总见父亲坐在天井里，篾条在指间翻飞，渐渐成了器物。此刻见那低头编织的老汉，时光仿佛忽然倒流。虽少人问津，他却从容依旧，手指捻着篾条，一挑一压，周遭的喧嚣仿佛都被那细密的经纬滤去了，只剩竹片摩擦的沙声。这一角，成了沸腾圩市里一个宁静的旋涡。

还有一景，便是误入人流的车子。开进来时还想穿行，一进来便如舟陷泥潭，动弹不得。司机坐在里头，无奈地笑。本不宽的街，被人与货塞得满满当当，那几辆车，便像几只误入羊群的笨拙甲虫。路过的人侧身擦过，总要笑骂一句：“明知逢圩，偏往里钻。”话里没真恼，倒添了三分趣，让这圩市更活了。

日头渐渐高了，光也变得白晃晃的，可圩市里的气味却越发醇厚起来。人气的暖，果蔬的鲜，炸糕的油香，蒸包的麦甜，全都糅在一起，在春阳下微微发酵。人们脸上淌着薄汗，眼里闪着光，篮子里、抱车上，是沉甸甸的收获。正午时分，喧声才如潮水般缓缓退去。人们提着各自的日子，回到各自的屋檐下，或奔向郊野地头，将圩市上得来的种子与盼头，一并栽进湿润的春泥里。

待到圩散人静，那削开春笋的清冽气，那竹篾摩擦的沙声，却总混着那一圩暖洋洋的日光，在记忆里，一阵一阵地泛上来……



扫一扫 听一听



怀念母校

王建成

一座平檐砖瓦的老式门楼，一条三米多宽的水泥路，从街边静静地伸向校园。路旁低矮的绿篱，像忠实的卫兵。扁柏、梧桐、青松的绿荫里，掩映着两座二层的砖楼，一青一红。右手边是一排教师的平房办公室。往前，一个宽阔的泥土地操场，兼作篮球场。操场左侧，有座爬满青藤的碉堡式二层木楼，那是20世纪四十年代的遗存。后坡上，散落着宿舍、食堂和校办工厂的平房。清脆的钟声，琅琅的书声，欢快的笑声，交织在一起。教室里那张聆听的面孔，操场上那个奔跑的身影，哪一个，是当年的我？

哦，这就是我的母校——闽北光泽县第一中学，旧时的模样。几十年了，这景象在我心中依然清晰，让人心潮难平。

离开她，已整整五十个春秋。此刻驻足，往事如烟，扑面而来，真可谓“往事依稀浑似梦，都随风雨上心头”。

1972年，我踏入这里。初一一共八个班，城、乡各半，我在城里的第四班。因在小学做过班长，中学便顺理成章地继续。班主任许平儿老师，二十七岁，是位印尼归侨，教我们生物。她圆脸，短发，说话总是轻声细语。即便对调皮的学生，也先是投去告诫的眼神，语气才会严肃起来。她管理班级细致，放学后总要巡视一遍才离去。常把班务交给我，我若做得不好，她多是笑笑，稍加点拨，很少责备。她的课生动，善用自然生物作比方，让人易懂。

另一位难忘的，是英语老师朱丽华。她那时约莫二十四五岁，身材高挑，皮肤白皙，戴一副金边眼镜，气质优雅。她是复旦的高材生，发音清丽，教法灵活。许多原本对英语兴趣索然的同学，都被她的课吸引。她待我格外关切，我若请假，她总会找时间为我补课，说：“你是班长，成绩落下，不好。”那时我们班的英语成绩常列年级第一，我初中两年几十次考试，从未低于97分。有外校老师来观摩，她总让我率先朗读——这成了我数十年来深以为荣的记忆。初中最后一个学期，风气有些涣散，我也无心向学。一天放学，她将我唤到办公室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是好学生，要多学知识，将来会有用的。”可惜，年少的我并未完全听入心里。这份愧疚与她的关爱，一同刻在了心底。

两年半的初中倏忽而过。进入高中，恰逢“开门办学”，学工、学农、学军成了主题。高一上学期尚能半学半休，下学期开始，我们便整队开赴离城十五里的校办农场，学农一年。每周日下午，我们背着米袋步行前去，周六下午再步行返家。农场有田有山，我们劳动多，上课少，吃的菜大多自己种。收粮时，每人能得三十斤大米补助——在粮食定量的年代，这很实在。我们砍柴、洗衣、住集体宿舍。没有电视与电影，夜晚便在讲故事、下棋、打牌、拉二胡、吹笛子中度过，倒也别有一番热闹。

一年学农结束，高二下学期，我们又集体进入县农械厂学工。那是当时全县最大的工厂，设备较全。许多同学由此摸会了些钳工、车工、电工的手艺，初尝了工厂的滋味。之后，我们回到学校，领取毕业证书，便各自天涯。那时政策，高中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，我因家庭缘故留城待业。此后，进工厂，入机关，最后在县医院工作二十年，直至2019年退休。

1976年7月离校那天，教历史的年段长林长本老师对我们说：“走出校门，才是人生真正的开始。”的确，踏入社会，历经坎坷，尝遍百味后，才渐渐懂得这句话的深意。人生，远比想象复杂。往后数十年，或因自觉发展未尽如人意，我很少重返母校，生怕愧疚。但我从未停止对她的思念。母校的四年半，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光。不仅学到了知识，那些学工、学农的经历，也为我日后的人生铺了一层特别的底色。那里是梦开始的地方，安放着我们最真挚的青春。我始终感激母校，感激老师，感激同学。

前年春天，我与几位老友重访当年的农场。房舍已旧，风景如昔。我们在住过的平房前徘徊，在劳作过的田埂上行走，在炊烟的山道边驻足，在等船的渡口静坐。往事如河，静静流淌，心中满是怀念。五十年，弹指一挥。那日下午，我独自回到母校。一切早已焕然一新，旧迹难寻。校门改到了后街，电动伸缩门旁立着现代帆船石雕，寓意新世纪的启航。走进校园，“知识改变命运，知识成就未来”的大字高悬。孔子像矗立中央，似在沉思。

“朱子文化长廊”静述着往圣的足迹。金钥匙雕塑寓意开启智慧，“厚德”石训端正厚重。教学楼、实验楼、图书馆、体育馆、塑胶跑道……母校已是省级重点中学，规模远胜往昔。

我在花廊边的石阶坐下，想在簇新的景象里辨认过去的影子。教室里专注的神情，角落背书的身影，操场奔跑的少年……似曾相识，却又渺远。走过的师生无一相识，但投来的目光依然友善。五十年，沧海桑田，这里已是另一代人的天地。清风徐来，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满楼宇，也笼罩着我。我静坐良久，不忍离去。母校，少年从此出发，暮年归来寻梦。为你的过往而缅怀，为你的今朝而欣然，为你的明日而祝愿。哦，我的母校……

走不出的乡愁

张德平

记忆里，老家灶间总有一抹暖黄的灯光。母亲埋首灶台的侧影，灯盏糕的糯香，米花糖的甜，从锅边悠悠漾出，成了岁月里最恒久的气息。电话那头，重庆的亲人问归期。母亲温声应着，说路远，就不折腾了。话音落下，四十年光阴仿佛轻轻一颤。

十九岁那年，母亲还是山城的姑娘，因家贫辍了学。姨婆口中“福建日子富足”的话语，像一粒渺茫的种子，飘进她心里。她背着行囊，远嫁闽北石溪村。憧憬中的清闲并未出现，等待她的是无尽的黄土与山丘。姨婆得了一份谢媒礼，却让母亲，从此把长江边的水汽，揉进了闽北的晨雾里。

婚后多年，外公外婆相继离世。母亲攥着空空的衣兜，凑不齐一张归乡的车票。未能奔丧的缺憾，成了扎在岁月里一根碰着就疼的刺。我的童年浸在清苦里，但母亲的歌声从未离开。她总爱哼《橄榄树》，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……”那清亮嗓音里的愁绪，绕着我整个童年。生活磨去了她少女时的幻想，却将她的心性，磨得温润而坚韧。

她曾是爱读书的。兄妹五人里，她最用功。大舅辍学去做小工，却总惦记着这个妹妹，不时往学校塞几块钱。这份手足深情，母亲记了一生。后来大舅成了工程师，却在一次酒后猝然倒下。那时，我和哥哥刚工作，家中旧债方清，母亲终于“有闲有钱”回一趟娘家，却是去送她最敬重的大哥最后一程。岁月深深，母亲对娘家的念想渐渐淡了。“在婆家的日子，比在娘家长多喽。”她说，“回去了，也寻不到从前的模样了。”

回望母亲半生，沟壑纵横。从未握过农具的她，初嫁时被嫌“四体不勤”；我六岁那年，老屋被山洪冲垮，她牵着我一蹒跚求园长减免学费，看尽冷眼；十一岁，奶奶胃癌穿孔，她深夜挨家敲门借钱，尝透人情冷暖；为供我们念完大学，她去福州当住家保姆，把所有的委屈，默默咽下。

农闲时，她去作坊扎棕绷，一分一厘地攒；哥哥读高中，她把日子抠到骨子里，一碗腌萝卜吃三天，唯有周末儿子回家，才舍得买一根排骨炖汤。没钱时，她去肉摊赊账，等圈里的猪出栏了再抵。那几头猪，是全家的指望，是她紧紧攥在手心里的底气。

猪仔生病时，向来胆小的母亲成了最勇敢的人。父亲说“听天由命吧”，她不敢。她跳进猪圈，左手攥住猪耳，右手将针头扎进皮肉。我看得见她手臂的颤抖。有一次猪猛地蹿起，针筒被打落，她吓得逃出。等到夜深，她又拎着马灯，悄悄进去完成注射。昏黄的灯光，将她弯着的背影投在土墙上，如山峦的剪影。

最苦的是夏收。日头像烧透的炭。父亲和母亲扛着沉重的打谷机，走过窄如刀背的田埂。竹杠深陷进肉里，父亲矮下身子，母亲竭力踮脚，维持着那脆弱的平衡。汗水从他们晒得黑红的背上滚落，砸进泥土里。那时的我跟在后面，

只觉得那背影笨拙得可笑。许多年后才明白，那根弯弯的竹杠上，扛着我的整个天空。

如今母亲老了。身子还算硬朗，只是牙齿一颗颗松动，连最爱的卤猪蹄也啃得费力。拗不过我们再三劝说，她终于去镶了一口瓷牙。那晚，看她像孩子般大口啃着蹄膀，眉眼弯弯，我心中百味翻涌。

我因工作常年在外，照料稚子，操持家事的担子，又压回她肩上。周末回家，爱陪她坐在小院里唠家常。月色溶溶，聊着聊着，她便容易陷入沉默，眼眶泛红。去年中秋团聚，往事如潮。父亲叹着气说，那时他打零工挣的钱，像雪落掌心，转眼就化；母亲低声说，哥哥每周的伙食费不到三十元，她常凑不齐，得红着脸向左邻右舍开口；我则想起，童年时她把省下的零钱塞给我，我舍不得花，连同自己串竹席挣的，卷起来藏进画轴背后。那卷边角磨损的毛票，是我对“拥有”最初的理解。

父亲还说，有一回母亲肚子疼得蜷成一团，家里却一分买药的钱都没有。我放学回来，从画轴后取出那卷攒了许久的钱。半年后，母亲从微薄工资里一张张凑齐还我。最上面一张，还带着洗不掉的机油印记。我望着那叠票子，想起奶奶病重的那个深夜，她握着手电筒在漆黑小巷里挨家敲门的身影。即便最难的时候，她也总是说：“穷点不怕。一家人齐齐整整，就是天大的福气。”我把钱轻轻推回去：“妈，这本来就是你的。是儿子的孝心，不用还。”

前些日子告别时，车已开出很远。我忍不住回头望去。她还站在老屋门口的树下，一动不动。阳光照着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暗红外套，照着鬓边的白发，在风里微微闪着光。那句古诗毫无预兆地撞上心头：“暮年唯母河梁去，白发愁看泪眼枯。惨惨柴门风雪夜，此时有子不如无。”一股混合着酸楚、感激与愧疚的暖流，瞬间漫过胸腔。

人到中年，方知母恩难报，也方才懂得，柔弱之躯下可以藏着怎样一座沉默的山。童年时，她的歌声是我岁月里恒久的光亮；成年后，她日渐佝偻的背影，是在人世闯荡时最安心的退路。幸福是什么？不过是曾经，能在她温暖的羽翼下不慌不忙地长大；而后，能成为她的屋檐，陪她在闽北的寻常烟火里，从容地，慢慢白头。

母亲的半生，没有传奇，只有日复一日的灶火、汗水与无言的牵挂。她从山城的江畔走来，在闽北的丘陵间深深扎根，用一生的韧性，将命运的苦汁，熬成了记忆里一抹悠长的回甘。这烟火里的半生山河，是她全部的世界，亦是我此生，走不出的乡愁与最珍贵的福报。



文明用语三春暖

礼貌待人天地宽

